

英译汉参考译文:

疫情中的转山之旅

1965年，诗人、佛禅信徒加里·斯奈德、艾伦·金斯堡、菲利普·惠伦一行到塔玛佩斯山徒步冥想，转山行禅。他们遵循传统，顺时针行走，沿途挑醒目之处，指定在每个站点举行的佛教和印度教仪式，包括念诵偈语、咒愿、经文和戒律。

1992年，在一次接受采访时，斯奈德鼓励后续转山者尽情创新，既可以在他们三人确定的站点停留，也可以在其他地点驻足。

刻意遵照礼仪，围绕圣物绕行，是个古老的仪式，根植于世界各地很多文化中。然而，在现代社会，转山的意义何在呢？

斯奈德解释说：“主要是表达敬意，去游戏，走近万物，驻足聚神，也是一种停下来去审视世界的方式——包括反省自己。”20世纪90年代末，我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研究生院学习诗歌，师从斯奈德，从他那里学到了注意观察并清晰表述“身处何处、与何为邻”的重要意义，也就是生态区域主义的概念。

上世纪90年代，英语教授、摄影家大卫·罗伯逊继承了斯奈德转山的衣钵，秉持斯奈德、金斯堡和惠伦的精神，多次带学生到塔玛山（即塔玛佩斯山）远足。1998年3月的一天，寒意料峭，我和男朋友（现在的丈夫）跟随罗伯逊教授做过一次远足，沿小道盘山而上，然后迂回而下，走了14英里，沿途在三人1965年确定的十个朝圣站点逐一驻足，像三位前辈当年一样，按佛教和印度教传统，念诵偈语、咒愿、经文和戒律。罗

伯逊教授的本意，是让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选修他的“荒野文学”课的学生走出教室，走进田野。因为课程重点研读斯奈德的作品，到塔玛山远足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。

我跟在队伍后面，在一簇簇海边榲树、花旗松、北美红杉间跋涉，穿过一座座绿草如茵的小山坡，散发着海湾月桂辛辣浓香的雾气缭绕，一路相伴。全程整整花了一天时间。虽然我身强体健，热衷徒步旅行，可还是感到很吃力。但是，能够回眸历史，追溯转山开启者的足迹和言语，所付出的每一滴汗水都有所值。不过，我心里还是犯嘀咕：自己不是佛教徒，那些咒语对我意义何在？我们念咒合适吗？我们肯学、愿行这些仪式，如此表达对传统的敬意就够了吗？罗伯逊教授也不是佛教徒，我向他请教时，他解释说，转塔玛山，于他而言，是在与自然交互中构建自我的一种方式。

同罗伯逊以及他的学生（还有我）一样，自从1965年确立路线以来，无数人都参加过被亲切地称为“转塔玛山”的活动。转山已经成为魅力无穷的传统，塔玛山是湾区的母亲山，高耸入云，同大菠萝山、蜂鸟山遥遥相望，提醒我们无论身处何方、职居何位，都应常思身从何来、情系何地。

2020年可谓不顺之年，原因很多，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当然位列其中。临近岁末，我和丈夫及我们同样喜欢徒步的17岁的儿子，已困在家中好几个月了。整个夏天，我们充分利用意外的团聚时光，一起到加州的

群山里露营、远足、背包旅行。但是，冬季却只能宅在家里，有点儿被囚禁的感觉。一年一度的和友人一起到约书亚树公园朝圣远足的计划（我常说“去走他个酣畅淋漓，哪怕把脚底走穿”），因为加州北部第三次封控管理而被迫取消。我像一头囚笼里的郊狼，在我们戴维斯的小房子里踱来踱去，坐立不安，盘算着一定要做点儿什么来冲散这冬日阴郁中居家隔离的无聊，否则我会发疯的。

那就召集一次元旦转塔玛山活动吧：只提前一天相约，我们防疫社交圈的几个敢于冒险的人就组成了转山队，决定2021年1月1号一起徒步旅行，希望藉此奠定新年基调，表达对新年胜旧岁的迫切愿望——为全人类祈福。

我们防疫社交圈的两个伙伴，保尔和珍妮，把这次旅行戏称为“懵转”，调侃行程不确定因素之多：要根据防疫社交距离限制临时做一些调整决定，一月份白天短，21世纪旧金山海湾地区停车位难寻。

果然，我们从潘托尔护林站上行半英里才找到车位。下车后，在尚未被完全神化的马路外侧一拥而下。大卫·罗伯逊借给我一串木挂珠和一条绸缎刺绣披肩。这是他远赴日本大峰脊学习当地古老的转山仪式时得到的宝贝，多次跟随他转塔玛山，被爬山的汗渍浸润过。我戴上这两件特殊饰品，以表感激，感激大卫和斯奈德对我的指导，感谢他们跋山涉水，教导大众，让人们得以领悟人与大地及生态区域环境密切相关的重要意义。

路上，一辆辆汽车从我们身边呼啸而过，寻找着泊车位。我们吟诵一段咒语，也叫陀罗尼，意在驱灾避祸。虽然这并非源自我们的文化，但斯奈德等人每次都这样开始转山，而且疫情当前，这么做感觉颇合时宜。我们

祈求旅途平安，感念过去一年里经历的种种磨难，祝愿未来吉利顺遂。

我们穿过田野，走上老矿小道，然后继续往上攀登，希望到达斯奈德在《转塔玛佩斯山》一诗中所描述的“露头圆石棚”。

找到了吗？没有。但我们确实在一个岩石圈旁驻足、静默，沐浴着寒冷冬日的阳光和漂浮的云雾，凝视干草在风中微光闪烁。欧文和罗斯两个少年对我们多有迁就，却保持着距离。

接近石泉时，我们发现一处蜿蜒的峭壁上摆放着贡品，是个花环，用玫瑰花瓣、松枝、松果、柠檬和酸橙编织而成。细看神龛，我们猜是某个有求之人到此祭拜过。这是人类需要与大地建立联系的又一有力佐证。

我们向附近的一个瞭望台攀登，准备到那里观景吃午餐，路遇一棵庞大的花旗松，走近细看，发现这棵树竟然是个粮仓：啄木鸟在树上啄了成百上千个洞，往洞里放了许多橡子。这棵树因此便成了啄木鸟的巨大粮仓。硕大的针叶树和众多小鸟间建立的联系让我倍感神奇。

瞭望台上，一群滑翔伞爱好者在检查设备。我们驻足观看。他们从悬崖向斯廷森海岸滑翔，特技舞姿令人惊叹。和他们攀谈间，保罗对这项运动着了迷，我还以为他也许会扣上降落伞带，与滑翔者一道飞身跃入山谷呢。

经过近一年的隔离生活，走出来后有个感受：一切都焕然一新，甚至魔幻出奇。斯奈德说他们1965年在塔玛佩斯山指定驻足点“……如同与山之精灵的游戏，没什么特别的。”我们疫情转山小分队采取了这种轻松娱乐的态度，在当天余下的时间里，偏离了传统的转山路线，随意游走。

午饭后，我们漫步石泉小道，来到山间剧场。这个大型圆形露天剧场是一些民间资源保护企业在20世纪30年代建造的。一个三人蓝草乐队突然魔幻地出现在我们下方的舞台上，调音奏乐。我们坐下，尽情享受一年来的第一场现场音乐会。我双臂一阵阵泛起鸡皮疙瘩，感到冥冥之中有天意——仿佛看到新开端、新希望、新机遇。这是偶尔才有幸体验到的感觉，难免要为之战栗。我壮起胆子稍稍加深呼吸。

下午晚些时候，我们向西峰客栈走去，一路沐浴着阳光，欣赏着东、北部湾区辽阔的美景。两位少年向我们演示如何保持社交距离自拍。我们自拍留念，定格这次远足的高光时刻。之后，我们沿麦特·戴维斯小道向潘托尔护林站折返，一、两个小时后，天已黄昏，我们回到开启朝圣之旅的路边停车

点，天还没黑，大家刚好有时间为一天的平安旅程相互道谢，感恩大山。

之后，我们匆忙上车，朝家驶去。

仅凭一张地图、一点儿创意、几瓶饮用水、些许冒险精神，我们便开创了一个新的家庭传统，创造出新冠疫情期间免受感染的快乐，从而促进身心健康，还因此得以体验自我与周边环境、自我与塔玛山之灵和美景之间的关联。艰难时刻，这种关联感至关重要，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关联，还有人与周遭大大小小环境的关联。

凝望车窗外的夜空，那种与繁星融为一体的熟悉感油然而至。我百感交加，时而感到自己微不足道，渺若尘埃，时而又感到方寸海纳，与万物浑然一体。

* 原文参见中国翻译协会官网“韩素音国际翻译大赛”栏目。